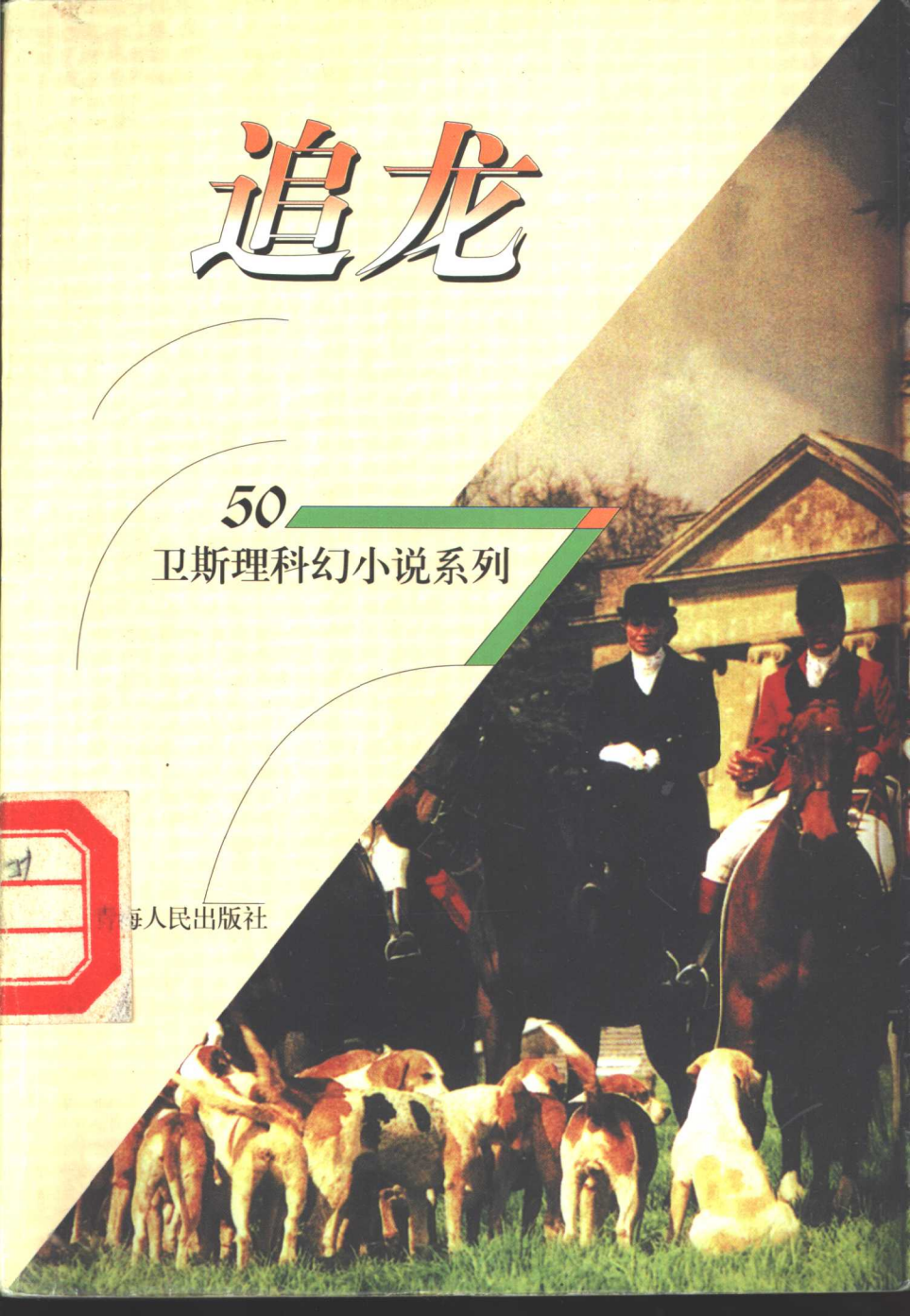


追龙

50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1247-55-51
1/50

71823

追龙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

50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⑤⑩

出版行：青海人民出版社（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）

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

印刷：青海省社科院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 毫米 1/32

印张：530

字数：8500 千

版次：1998 年 4 月第一版 1998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书号：ISBN7—225—01488—9/I·342

定价：584.00 元（全 73 册） 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（书中如有缺页、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）

序 言

这个故事，是所有幻想故事中最奇特的一个，奇特在它虽然看来是一个幻想故事，可是却再实在也没有——一个大城市会彻底毁灭，那是“气数”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挽回。

卫斯理能做的事——孔振泉说他是“吉星”——只是在事前，也就是现在，尽他的一切可能告诉大家：如果有可能，赶快离开这座快毁灭的城市，别存半丝半毫幸念，赶快，尽一切可能！

大灾劫必然会发生，一定会！

可以逃避的，尽一切力量逃避！

留下来的，必然遭劫！

天啊！

卫斯理
一九九〇年

两点说明

第一点说明：香港俚语，“追龙”这个名词有特殊意思——指吸毒，尤其指用锡纸加热来吸食海洛英粉的行为，是一个专门动词。香港的反吸毒运动，有标语：“生龙活虎莫追龙”，可知“追龙”一词，应用相当普遍。

我写的《追龙》故事，当然和这种特殊的意义毫无关联。这情形恰似早年记述过的一个故事“蛊惑”，我写的是蛊的迷惑，和粤语中的“蛊惑”一词的含义，绝无关联。

第二点说明：“蛊惑”是蛊的迷惑，“追龙”，是不是追寻龙的踪迹故事呢？为了避免有这样的误会，所以要作第二点说明：也不是。

追寻龙的踪迹，倒是一篇科学幻想小说的题材，恐龙是已经绝迹了的生物，某地，忽然发现了恐龙的足迹，于是组织探险队去追寻，结果可以是找到了恐龙或找不到，但过程，照例有很多惊险可写——深入蛮荒啦，沿途的原始森林啦（可以查参考书，抄大量古代动植物的名称、形状、生长过程），也可以写蛮荒的风景，可以写大量古代生物（照样查参考书，抄一些名词上去，甚至连拉丁文名字也抄上去，以示作者的渊博），再加上人物有忠有奸，添点爱情，就是一篇科幻小说的样版！

只可惜，照这样方式写出来的东西，决不会好看，可能有大量科学，却少了幻想。

我如果照这样的方式去写，“卫斯理”这个名字，大约

至多只能出现在三五本书上，而决不是像如今这样的四五十本。公式化的故事，读者很快就会厌倦。

那么，“追龙”记述的究竟是什么故事呢？当然不是三言两语讲得完，看下去，自然会明白。

下面是正文。

卫斯理科幻小说系列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1 钻石花 | 38 连锁 |
| 2 地底奇人 | 39 愿望猴神 |
| 3 卫斯理与白素 | 40 迷藏 |
| 4 妖火 | 41 天书 |
| 5 真菌之毁灭 | 42 玩具 |
| 6 蓝血人 | 43 寻梦 |
| 7 回归悲剧 | 44 后备 |
| 8 蜂云 | 45 第二种人 |
| 9 奇门 | 46 盗墓 |
| 10 透明光 | 47 搜灵 |
| 11 真空密室之迷 | 48 茫点 |
| 12 沉船 | 49 神仙 |
| 13 地心烘炉 | 50 追龙 |
| 14 地图 | 51 洞天 |
| 15 不死药 | 52 活俑 |
| 16 规律 | 53 犀照 |
| 17 支离人 | 54 命运 |
| 18 贝壳 | 55 异宝 |
| 19 仙境 | 56 天人 |
| 20 访客 | 57 迷路 |
| 21 蛊惑 | 58 血咒 |
| 22 狐变 | 59 海异 |
| 23 老猫 | 60 宝狐 |
| 24 尸变 | 61 灵椅 |
| 25 笔友 | 62 奇缘 |
| 26 大厦 | 63 精怪 |
| 27 古声 | 64 鬼钟 |
| 28 换头记 | 65 妖偶 |
| 29 原子空间 | 66 魔像 |
| 30 红月亮 | 67 亚洲之鹰 |
| 31 鬼子 | 68 异军 |
| 32 新年 | 69 心变 |
| 33 魔磁 | 70 通神 |
| 34 影子 | 71 三千年死人 |
| 35 头发 | 72 泥沼火人 |
| 36 眼睛 | 73 鱼人 |
| 37 木炭 | |

2AD30/59

第一部：一个垂死的星相家

那天晚上，雨下得极大。大雨持续了大半小时，站在歌剧院门口避雨的人，每个人都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情，看着自天上倾泻下来的大雨，雨水沿着檐泻下来，像是无数小瀑布，雨声哗哗地吵耳，有车子经过时，溅起老高的水花。歌剧散场，大量听众涌出来时，大雨已经开始。听歌剧的人，衣着都十分整齐，很难想象衣着整齐的绅士淑女，在这样的大雨之中冒雨去找车子，所以，涌出来的人，都停在歌剧院的大门口，大门口挤满了人之后，人就挤在大堂。

这样的大雨天，天气大都十分闷热，小小的空间中挤了好几百人，更是令人难以忍受，可是雨势一点没有停止的意思，越来越大。

我对歌剧不是很有兴趣，它和我的性格不合：节奏太慢——主角明明快死了，可是还往往拉开喉咙，唱上十分钟。可是白素却十分喜欢，我陪她来，她显然对这次的演出十分满意，所以看她的神情，并不在乎散场后遇上大雨的尴尬，还是在回想刚才台上演出来的情景。

等了大约十多分钟，我觉得很不耐烦，一面松开了领结，一面道：“车子停得不很远，大不了淋湿，我们走吧。挤在这里有什么好。”

白素不置可否，看起来她像并不同意，我又停了一会，忍无可忍，而且，剧院方面在这时候，竟然熄了灯，向外

看去，在路灯的照映之下，粗大的雨丝，闪闪生光，去淋一场大雨，重新尝尝少年时常常淋雨的滋味，也是很有趣的事。

所以，我不理白素同意与否，拉着她的手，向外面挤去。

我一手伸向前，一面不断道：“请让一让，请让一让。”

我快挤到门口，我向前伸出开路的手，推了一个人一下，那个人转过身来，用十分粗大的声音，向我呼喝着：“挤什么，外面在下大雨。”

那是一个样子相当壮严的中年人，身子也很高，身体已开始发胖，略见秃头，浓眉、方脸，一望而知是生活很好、很有地位，一面还用十分不耐烦的神情望着我。

我冷冷地望了他一眼：“还是要请你让一让，我愿意淋雨。”

那中年人的口唇动了一下，可是他却没有再说什么，我拉着白素，在他身边走了过去，一面向前走着，一面向白素咕哝着：“这种人，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怕淋雨，看他的情形，就算他爸爸快死了，他也会因为下雨而不去看他。”

白素瞪了我一眼，她感到我说话太刻薄，就会这样白我一眼。在白素瞪我的同时，我听得那中年人发出了一下愤怒的闷哼声。

也就在这时，忽有人大叫了起来：“卫斯理！”

这时，挤在剧院门口和大堂的人虽多，但是也决没有人大声讲话，只是在低声交谈或抱怨，所以那一下大叫声，几乎引得人人注意。我站定，循声看去，想看看是哪一个

混蛋在做这种事。

我看到一个人距离我大约十公尺，正急急忙忙，向我挤过来。他挤过来的情形，比我刚才挤出来时粗野得多了。在他身边的人都皱着眉。

我也立时认出他是什么人来了，他是陈长青。

陈长青是我的一个朋友，至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我在“木炭”这件事中，有详细的叙述。十分有趣，他不但接受一切不可理解的怪事，而且，还主动凭他的想象，去“发掘”古怪的事情。

他挤到那中年人的面前，伸手推那中年人，我心中暗暗好笑，心想，那中年人一定不肯放过陈长青。

可是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，那中年人被陈长青推得跌了半步，他却全然没有愤怒的反应，他只是向我望来。张大了口，现出十分惊讶的神情。

我心中奇怪，无法去进一步想，何以那中年人对于陈长青粗鲁的动作，竟然不提抗议。陈长青已经来到了我的身前，仍然大声嚷叫着：“卫斯理，见到你可真好，我刚有事找你。”

他大声一叫，附近人的目光，又集中到我们这里来，我立时道：“好，有什么话，我们一面走一面说好了。”

陈长青呆了一呆，陡然叫了起来：“一面走一面说？外面在下大雨！”

我实在不想和他多说什么，所以我立时道：“那好，你避雨，我走了。”

我立时向外走去，不理睬陈长青。陈长青叫道：“卫斯

理，有一件怪事要告诉你，你不听，会后悔。”

我十分明白陈长青这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的所谓“怪事”是怎么一回事：走路时有张纸片飘到他的面前，他可以研究那张纸片一个月，以确定那是不是什么外星生物企图和他通信息。

我也知道他不会跟出来，他会以为他的“故事”可以吸引我，会再转回去找他。

我和白素向外走去，下了石阶大雨向我们撒下来，不到半分钟，我们已经全身都湿了，我觉得有人跟出来。我并不回头，反正身上已经湿了，淋雨变成十分有趣，我拉着白素向前奔着，故意拣积水深的地方用力踏下去，踏得水花四溅，然后哈哈大笑。

白素也兴致盎然，跟着我向前奔着。

我们奔出了一段路，白素在我耳际道：“有人跟着我们。”

我想那是陈长青，所以我立时道：“陈长青，让他淋淋雨也好。”

白素简单地道：“不是陈长青。”我怔了一怔，停了下来，这时，我们恰好在路灯之旁，白素身上湿透了，头发贴在脸上，满脸都是雨珠，雨水还不断打在她的脸上，看起来美丽得像是迷幻的梦境，我忍不住亲了她一下，白素有点害羞，向我身后，咯啷了啷嘴。

我转头看去，看到在我的身后，站着一个人。

他不是陈长青，身上当然也湿透了，头发贴在额上，直向下滴水，令得他连睁眼也有困难，样子狼狈之极，我要

仔细看，才可以认出，他就是刚才我向外挤出来时，呼喝过我的那个中年人。

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跟着我，只是一看到他现在的狼狽相，我忍不住哈哈大笑。我一面笑，一面昂起头，让雨水打进我张大的口中，那使人有一种清凉的感觉。

我还在不断笑着，白素推了推我：“这位先生好像有话要对我们说。”

那中年人一面抹着脸上的雨水，一面望着我，欲语又止。

我不再笑，大喊道：“你想说什么？刚才你已经告诉过我外面在下大雨，谢谢你提醒我。”

那人的样子更狼狽。白素忙道：“我们的车子就在前面，到前面去再说吧。”

那人还没有说什么，一辆黑色的大房车已疾驰而至，就在我们身边停下，一个穿制服的司机，神色骇然地从车中连跳带跃地下车来，向着那中年人，叫道：“二老爷，你你，二老爷，你……”

这个司机多半从来也未曾见过那中年人淋雨，所以除了“二老爷，你”之外，他完全不知道说什么才好，他被他的“二老爷”吓坏了。

这时，那位“二老爷”才算是开了口，是對我说的：“卫斯理先生？”

我点了点头——由于雨实在大，所以我点头，竟有一蓬水点自我头上洒了开来。

那中年人又道：“可以请两位上车？”

我摇头。又是一蓬水点四下散了开来：“我看没有什么必要。”

那中年人有点发急，一面伸手抹去脸上的水，一面道：“请……你答应，我有事……事实上，有一个人要见，他……快死了，要见你是他的心愿，我希望……对不起，我不是习惯求人。”

我本来有点心动，本来，有一个快死的人想见我，不论目的是什么，我总应该去让他见一下。可是那中年人最后的一句话，却又令我大是反感。

我立时道：“那么，从现在起，你该好好习惯一下。”

那中年人给我的话弄得不知如何才好，我已经转个身，准备离去，可是那中年人却立时来到了我的身前，我向他望去，看到他满脸雨水，简单说就像是在痛哭流涕。而白素又轻轻拉我的衣袖，我知道白素的意思，是要我答应他的要求。

那中年人叹了一口气：“卫先生，请你先上车再说！”

他说着，走过去，打开车门，而且一直握着车门的把手。

那个穿制服的司机又吓坏了，大声叫着：“二老爷，你，二老爷，你！”

这个司机，仿佛除了“二老爷，你”之外，就会不讲旁的话。

白素说了一声“谢谢”，先进了车，在我上车后，他才进了车厢。

大房车三排座位，他上了车之后，坐在正式座位对面

的那排小座位上，面对着我们。

三个人的身上全湿透了，车子的座位上，套着白色的椅套，——一般来说，只有老式和保守的人，才会这样子做。椅套因为我们一坐下，也变得湿了。

那司机连忙进了驾驶座：“二老爷……”

那中年人道：“回家去。”

司机答应了一声，车子发动，向前驶去，车头的灯光照射之处，雨还是大得惊人。那中年人坐在我的对面，我直到这时，才仔细打量他一下，发现他接近六十岁，淋过雨之后，更显得他脸上皱纹相当多。

他在身上摸着，在湿透了的上衣中，摸出了一个小皮包，小皮包往下滴着水，他苦笑了一下，在皮包中取出了一张名片来给我：“我的名字是孔振源。”

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带着一种自然而然的自负。孔振源，这个名字我倒听说过。他不算十分活跃，但是却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，属于世家子弟从商，经营方法比较保守，殷实而可靠，决不参加任何投机冒险的事业，维持着自己的作风。

像我们这样，全身透湿，坐在车子中，车子的设备再豪华，也不会是一件舒服的事，所以我想速战速决，快把问题解决掉算了。

孔振源一面不断抹着脸上的水：“是家兄。”

我“哦”地一声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
孔振源的神情，变得十分踌躇，像是他哥哥为了什么要见我，难以启齿。

我向白素望了一眼，白素应该知道我望她是什么意思，我是在对她说：“你看，你上了他的车子，他讲话就开始吞吞吐吐了。”

白素还望了我一眼，我也知道她的意思，是在安慰我：“既然已上了车，就算了吧。”

孔振源咳嗽了几声：“卫先生，家兄年纪比我大……”

我听得他这样说，忍无可忍：“这不是废话吗？要是他年纪比你小，他是你弟弟了。”

孔振源给我抢白着，才被大雨淋过的脸，红了起来：“不，不，我的意思是，家兄的年纪比我大很多，他大我三十八岁，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先父六十六岁才生我。”

两兄弟之间，相差三十八岁，这并不常见，但也没有什么特别，而孔振源的父亲是在哪一年生他的，想来想去，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所以我立时现出不耐烦的神情。

孔振源道：“家兄今年九十三岁。”

我挥了一下手：“告诉我，他为什么要见我，直接一点。”

我在这样说的時候，心中在想：“难怪司机叫他‘二老爷’，大老爷，一定就是他那位九十三岁的‘家兄’。”

孔振源又再度现出吞吐和尴尬的神情，我有点凶狠地瞪着他，孔振源的样子更惶恐，涨红了脸，才挣扎出了一句话来：“他……是个星相家。”

我还未曾有任何反应，他又补充道：“他自以为是个星相家。”

我道：“那又怎样？”

孔振源苦笑了一下，看情形，像是下定了决心，把要

讲的话讲出来，他吸了一口气：“星相家……他讲的话，很多人……我意思是说普通人不容易听得懂，而且他的年纪又大了，健康情形极差，所以，他说话，颠来倒去，很……”

我总算明白了他的意思：“他说话不是很有条理？”

孔振源用力点着头，我道：“阁下说话也未必见得有条理，他为什么要见我？”

孔振源自然很少给人加以这样的评语，所以他现出了懊怒的神情，闷哼了一声：“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吵着要见你，至少已经有好几年了，我一直不去睬他，因为他看来实在很不正常，要不是他……健康情形越来越差，今晚又恰好碰到了你……”

我“哦”地一声：“他快死了？”

孔振源摇着头：“医生说就是这几天的事，根本他几乎大部分的时间昏迷不醒。”

我皱着眉，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白素也苦笑了一下。一个垂死的星相家，有什么事呢？真是难以想像。

我并没有多想，因为很快就可以见到这位垂死的星相家，他自然会告诉我为什么要见我。

车子继续向前驶，雨小了一点，路上的积水在车头灯照射下，反映出耀目的光彩。车子转了一个弯，开始驶上山坡，可以看见一幢大屋子在山坡上。

那是真正的大屋子，完全是旧式的，在黑暗中看来，影影绰绰，不知有多大，那些飞檐，看来像是一头一头怪鸟。

我由衷地道：“好大的屋子。”

孔振源的语气中带着自豪：“先父完全仿照明代的一个宰相徐光启的府第建造的。”

我笑了一下：“要是家中人少的话，住在这样的巨宅之中，胆子得大才行。”

孔振源显然有同感，点了点头，车子已经来到了大门口，两扇大门，衬着门旁的大石狮子，看来极其壮观。司机按了按喇叭，大门缓缓打开，车子陡驶进去。是一个极大的花园，黑暗之中，也看不清有多少亭台楼阁。

车子直驶到主要建筑物前停下，雨已停了，两个男仆的眼睛睁得比鸽蛋还大。

我和白素也出了车子，和孔振源一起进了大厅，又有几个仆人走了出来，垂手侍立，神情都很古怪。因为我们三个湿透了的人，还在淌水。一个管家模样的人，急匆匆地走了过来，叫道：“二老爷……”

孔振源挥了挥手：“去看看大老爷是不是醒着，带这两位，去换一些干衣服，

快！”

管家连声答应着，我虽然急于看一看那个九十三岁的垂死星相家，但是身上湿透了，总不是很舒服的事，所以由得那管家，带着我和白素，进了一间房间。

房间的布置半中不西，是四五十年前豪阔人家常常见的那种，如今只能在长篇电视剧中才看得到。

我们脱下外衣，管家捧了两叠衣服进来，放下之后，又恭恭敬敬退了出去。

我拿起衣服来一看，不禁哈哈大笑，这样的内衣，真